



阎
锡
山
日
记

剖析人情事理 记载民国风云

阎 锡 山 日 记 全 编

《阎锡山日记》最全备之出版物
阎 锡 山 内 心 世 界 之 独 白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閻錫山日記

全
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阎锡山日记 / 阎锡山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57-0374-0

I. ①阎 … II. ①阎 … III. ①阎锡山 (1883~1960)
-日记 IV. ①K82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2135号

阎锡山日记

著 者：阎锡山

责任编辑：李永明

责任印制：李佳音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 sj@sxpmg.com

网 址：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960 mm 1/16

印 张：37.75

字 数：900千字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2年1月 第1版

印 次：2012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374-0

定 价：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阎锡山(1883年—1960年),字伯川,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山西太原任清军八十六标标统。1911年武昌起义后,率军在山西推翻清廷统治,首任都督,统治山西达三十八年之久。一九四九年,退居台湾,著述自保,直至去世。

阎锡山是整个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举凡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他都在核心圈中扮演过特别的角色。因此,阎锡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能忽视,不能回避的人物。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尘封了五十馀年的《阎锡山日记》在大陆面向普通读者公开出版,不仅是进一步认识阎锡山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文献。

阎锡山的日记,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17日,止于1950年,前后近30年。1938年之前,基本为逐日记述,之后则时断时续。他曾自述其记述经过,“其时余适居大连,二十一年(1932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盥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人精疲力竭,故其日记亦不能按日记载。”其记述方式,则是口授,由秘书抄成正副二本。其正本由阎氏带到台湾,之后断续再记,止于1950年。他去世后,由阎氏纪念会整理,并于1997年正式出版,此为本社出版所据之本。

《阎锡山日记》副本现存太原,1986年,由曾经随侍阎锡山的李蓼源先生主持整理。1991年10月26日,曾与阎锡山长期打交道的薄一波同志给整理日记的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来信说:“总的印象,它不是历史资料,而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表达他的思想,可一读。阎已是历史人物,看看他的日记,不难想到他的为人。”2007年,山西文史月刊杂志社,将《阎锡山日记》以内部出版形式出版,仅印刷500部。2010年,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及山西省档案馆联合影印

出版了《阎锡山日记》，也用的是副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惜印数极少。

2010年9月，三晋出版社社长张继红先生赴台参加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在台北拜会了曾任阎锡山侍从秘书的原馥庭先生等，原先生持日记相赠，并慨允可在大陆公开出版。后又经原先生商请在美国居住的阎锡山之子阎志惠先生，取得先生书面授权。为此，对阎志惠先生谨表感谢！并感谢原馥庭先生及台北山西同乡会的先生们，以及在美国居住的另一位阎锡山的侍从秘书郝振筠先生。还要特别感谢李蓼源先生提供的指导与引荐。

《阎锡山日记》的特点，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言，“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表达他的思想”，用阎自己的话说，“不记事而记事之理”，“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作准绳”；“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贡献，故记理不记事”。所以，他的日记以总结事物之理见长。了解山西历史乃至整个民国史的读者，或者可从其所记之理的背后，看出相关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看出阎氏对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

《阎锡山日记》的台湾印本，由“阎锡山先生纪念会”编，原作《阎锡山先生感想录》，是《阎锡山日记》最全之编本。其中1949年以后内容记录了阎锡山在台湾的行踪与思想，为大陆刊本所无，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大陆本中阎锡山为父亲庐墓期间与赵戴文之通信，非日记体裁，台湾本日记出版时，已抽出另出单行本，故本次出版，未收这部分内容。台湾本与大陆本在行文顺序、内容多寡方面微有不同，不予一一对照统一，惟民国三十年七月后日记及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日记为台湾本所无，此次出版，予以编入，并按其时间顺序重新排列，故此本可称《阎锡山日记》迄今为止之全编。由于台湾本是繁体竖排，且在标点整理方面有不尽统一之处，此次整理出版统一为简体横排，以方便大陆读者阅读。又台湾本对原文中提到的人物与事件偶有简注，在此一并保留。对于在整理中的不周及错讹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整理者

2011年10月

目 录

民国二十年(1931年)	1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85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135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177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213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265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315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365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413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423
民国三十年(1941年)	443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473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497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499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501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507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511
一九五〇年	525

民国二十年
(1931年)

二月十七日(辛未正月初一日)

太原提早革命与全局关系：废清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光复太原时，我在被选为山西都督的大会上说：今虽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大家不可认为成功。革命如割疮，我们已过等于医学校的学生，今天我们才是临床的大夫，亦可以说今天才是革命工作的开始。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河南陕西动后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早动，早动我们的困难甚多，但对全局的关系甚大。愿与诸同志，本革命的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

燕晋联军与吴禄贞：太原光复，吴禄贞将军愿联合晋省革命军，截断石家庄堵袁世凯进京，并愿先会面于石家庄。余欲往，众恐受骗，阻之。余曰：革命党人，岂有骗人之吴绶青乎（绶青为吴将军之字）。众坚阻，咸主先请其来，以观真象。余遂即电话约吴在娘子关会面，吴绶青慨允而来。初见面，吴先云：君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但今日之革命，不在山西一隅，而在阻袁入京。盖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愿晋军出石家庄，合组燕晋联军，君正我副，时已迫矣，请将军速决之。余曰：君谋极佩，机不可失，即开晋军全部到石，合组联军，君正我副。遂决定吴为燕晋联军大都督余副之。临别，吴问君何时开动。余曰：第一列军车，随君车之后即发，惜吴将军返抵石家庄旋即被刺而计划未果（吴禄贞清军第六镇统制）。

祁县渠晓洲资助革命军：辛亥秋，太原光复之后，军饷无着，众议向富户百家捐银百万两。余曰：光复之初，人心未定，与其找百家，莫如找一家，向祁县渠晓洲一户借银四十万两，指定委员三人往借。临行，余曰：须言词恳切，晓以大义，动以利害，事必须成功，切不可过伤人情。委员归复命，以初难，经再三说明之后，慨然应允。

光复包头，重光太原：太原光复，清军第三镇曹锟率全镇破娘子关，晋军决定分向南北退守。我与诸同志言：初七晚（农历九月初八日即国历十月二十九日）决定起义之深夜，即得悉武汉大智门被清军克复之讯，恐影响义军之情绪，始终未与诸将士言。我敢断定，失政之清帝已为国人所厌弃，绝无再挽回人心之法。今后革命军必随全国人心而蜂起，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们。革命工作是以小敌大，以寡胜众，考之历史无不是经百败而后才能成功的，我们的同志，必须百折不回，向国家的敌人奋斗到底。今日之分退南北，即建将来合攻之基，愿

共勉之。乘马出太原北门之后，与总参议赵次陇说，如释重负之语今始知之，四十五日之未脱衣、未就床，亦未感其苦痛，今则感到身轻，随马颠之势，跃跃欲飞也。

到包头城外十五里地时，包头清守军欲以供给军饷为条件，希望不入包头城。我令总司令孔庚答以，限两小时腾出包头，否则即攻。其实实力不如包头清守军远甚，而包头守军，即在两小时内，撤退包头。晋军入包城后，继攻归绥，中途折将，前敌总指挥王伯轩阵亡，士气颇馁，夜聚诸将，均言绥远守军为第一镇，乃清帝近卫军之次要部队，且有绥远为清帝退路之说，进攻恐全军覆没。我曰：胜败之机，不在敌人，在我们，转败为胜，正为好机。诸将散后，赵公次陇说，观诸将之志气，进攻恐难有利，将如何？我曰：回攻太原，绥远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的目标是进攻太原，我亦知攻绥不利，绥远人多向绥远，但不愿先告诸将，以防今夜即遭不测甚至回军时被敌追击。遂即下令进攻归绥，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后向东走五里转向南进，到山西神池县时，天主教外人言，已宣布共和，诸将兴奋。我曰：共和既已宣布，回太原尚须奋斗，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观，宣布了共和，我们倒不敢乐观，更要整饬军纪，争取民心。阴历除夕，赶至忻县，翌日，即接到段祺瑞电，请在忻县小住，勿攻太原，将令山西巡抚让防，和平接收太原。我于民国元年二月十七日即阳历四月四日二次光复太原。

二月十八日

军国主义谭：民国二年进京，晚赴梁士诒宴，梁曰，总统决定打日本，我负财政之责，现在军事委员会正计划中。至军事委员会，见主任唐质夫（名在礼），乃问以袁计划打日本事。唐曰，有，但在二年以后。我曰，日本之军国主义，经过中日战争、日俄战争鼓励之下，已成一不可解之祸国祸世界疯狂而不可自拔之团力，以我新造之民国，何堪与之挑衅。唐曰：我们内部人不好进言，希望你们外间的大员建议。我晋见曾力言日本不可轻视，袁命详呈之，回晋后作《军事问答》万余言，亦名《军国主义谭》，呈之，阐述日本武力已成为政治性的侵略武力，待之犹恐不抵，攻之必不可犯。

揽权跋扈与任劳任怨：梁士诒说，在我是任劳任怨，大家攻击我是揽权跋扈，如何是好。答曰：揽权跋扈和任劳任怨，是说居心，从外边看是一样，周公尚有流言之惧，只要得到自谅，不难求得人谅。

无理谩骂可资警诫：太原大国民日报，每日对晋政指责，甚至于谩骂。一日书一《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的标题诋毁之。袁阅后，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函嘱将该报馆封闭。我答曰：革命初成，旧去新来，性未收敛，行未入轨，正当的批评固好，无理的谩骂亦可以资警诫，若只骂总统，我必封之，连我并骂，则可留之，留之有利于晋，封之有碍于总统之大量。袁乃许之。

二月十九日

良药苦口利于病：孔庚为晋军总司令，病、不服药。我晚睡于床，审其药方，翌日告之曰：此药可治汝病，应服之。孔曰：服之太苦。答曰：你向来和我说：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今可告你，良药苦口利于病。孔笑而服之。

为六政三事答徐世昌：山西兴办六政三事（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谓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谓之三事）。晋之老者惧致乱，进京告徐世昌。徐乃派高级顾问田应璜持函到并传谕，政尚无为，应人民所求，来一事处理一事可耳；中国之吏役多不良之徒，与人民接触等于蛇蝎，多一次人民受害多一次，举办各种兴利除弊的事，利难见而害易生，力言勿多事，为为政之常道。答曰：总统长久从政之经验指示后辈，自应加以审慎。但我国自与世界交通以来，民智、民力、国家、财用、相形见绌，每战必败，割地赔款，几无存在之余地，爱国之士是提倡改革；总统所言，如同服工者器不利，利器可耳，不能因器而废工。且施政应适合人民之要求，舆论之希责，国识之指导，立国之需要，请令山西试试看，我当谨防流弊，健全吏役，谨慎为之。

田曰：总统力主之将如何？

答曰：我想总统不会力主，况今日维新为国家之要求，国外之同情。后果誉晋为模范省、为我授勋。

鸣谦是吉鸣豫是凶：前对一般县长指示，以兑卦说服争取，以艮卦戒始求深大无功。并曰：鸣谦是吉，鸣豫是凶，做官必须鸣谦。况清末政疲多年，贪污成风，人民以为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今日吾人应当鸣谦，向人民公开宣布勤苦廉洁，如属吏诈索贪污者举发必究，对富庶县份多戒奢励勤，对贫瘠县份以勤劳利生活，多下乡，少用文告。

亲民以振其心，新民以兴其志：新任偏关县长请训时，曾指示曰：偏关贫瘠，又处边陲，人民感政惠甚少，汝去应抱亲新两字。亲民以振其心，新民以兴

其志，当多下乡，少文告。下乡要与人民说明利何兴，弊何除，使民知其趋向。贫瘠县份施政易显功效，你要父母其心，公仆其身，勤劳热心为之。

严刑峻法须先之以说服：太谷县长临行请训(民国十一年)，曾指示曰：太谷县初以商富，后溺于惰怠，烟赌等嗜好普遍，田野荒芜，你到县应拯溺励勤，本已溺已饥为怀，多下乡，多劝说。

又问是否要用严刑峻法？

答曰：严刑峻法须在说服以后用之。

再问：说能以振衰去弊乎？

曰：说之效果甚大，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但说的心理要真诚，说的事理要利贞。利民之言，民易从。禁嗜好，勤农业为太谷施政之重要目标，须振兴之。

以信安民心，以严制民妄；或问某地人心不正，我去治之严如何？答曰：只严不行，必须信之，而后严之，以信安其心，而后方能以严制其妄。

问：使人民信什么？

答：皮面上的是政信，说到那里做到那里，绝不以政罔民。骨子里的是人信，信你这个人，不会偏私自私，做不利民之事。政信与人信均够之后，人民信过你之所做均是为民为之，宽严可随人民之安宁幸福所需要而施为之。

又问：世谓县长为亲民之官，亲民是不是减赋税施赈济？

答曰：需要减，需要赈，减之赈之，是亲。不需要减，不需要赈时，减之赈之，不只是亲，反足以纵民欲而害政事。因民情喜惠，赋税重不如轻，轻不如无，赈济无不如有，少不如多。人民之赋税，即是国家之富强文明，亦即发达人民财富知识及保障安全幸福之资本，减轻负担即是减低发达人民财富知识及保障安全幸福之资本，你不可以秦始皇大一统之后，无敌国外患以财力修阿房宫颐和园的眼光看人民的负担。

至于如何亲，应激之以人情，明之以事理，爱之以守法，禁之以非议，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

先求民隐兴利除弊：临汾县县长赴任请训时，曾指示曰：临汾为晋南首要县份，学校较多，晋南文武荟萃之区，地方绅士权亦大，但派别亦多。你到任以后，见人各说各是，难得真象，你可先到四乡考查考查乡民的隐情。你的工作目

标，第一是调和士绅的派别，争取文武的一致。惟须突破士绅的包围，针对人民的痛苦与不平，兴利除弊。始求深于大无功，应切戒之。

二月二十日

努力所当为不听预言：唐生智民国十九年春，远来专告以吉兆预言，急忙阻之曰：余之修养，不敢听预言。预言吉，可使吾人放肆而妄为，预言凶，可使吾人沮丧而致败；不知吉、不知凶、谨慎小心，努力与所当为，尚不能免于陨越，多年不见，我们话旧情可耳。

处人与自处：恕道可以处人，我不愿人之加诸我，吾应不以加诸人，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为恕道。以此处人，无往而不顺利。日晷为钟表之准的，处人以恕道为准的。恕道之形式有三：一为线的恕道，一为体的恕道，一为面的恕道。

线的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欲人之加诸自己者，自己亦勿加诸人。亦就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所欲者，亦应先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刺激人之恶。己所欲，先施于人，能启发人之善。孟子说，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以善养人，然后能服之。己所欲而先施于人，就处人上说，是以善养人，就教育上说，是以善启善。以善启善是以灯燃灯。故期人好，必须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责人坏，必须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体的恕道，即所恶于上者，毋以施诸下。所恶于下者，毋以事诸上。所恶于子者，毋以施诸父。所恶于父者，毋以施诸子。所恶于弟者，毋以施诸兄。所恶于兄者，毋以施诸弟。以所求于上者施之下，所求于下者施之上，所求于父者施之子，所求于子者施之父，所求于兄者施之弟，所求于弟者施之兄。

面的恕道，即所恶于前者，毋以施诸后。所恶于后者，毋以施诸前。所恶于左者，毋以施诸右。所恶于右者，毋以施诸左。所恶于邻者，毋以施诸邻。所恶于里者，毋以施诸里。所恶于朋友者，毋以施诸朋友。以所求于前者施之后，所求于后者施之前。所求于左者施之右，所求于右者施之左，所求于邻者施之邻，所求于里者施之里，所求于朋友者施之朋友。

所恶所求是欲，行之易。毋施和先施是理，行之难，处人欲得其当，必须驯欲彰理，是处人的必要，亦是自处的基础，亦是一生做不尽的工夫。

再者处人，不可以太不好之居心猜人以伤人情，人多有善心者，何至于太

无心肝然。亦不可以太好之存心不防人以中伤，人亦有恶心者，亦何至于不能做出恶事。但须不逆诈，不臆不信。

问：此原则甚对，但每于无意之言，激人之辩，甚至惹起对方之忿怒。

答曰：有什么、损著什么就要拼命。伤什么、触著什么就要拾命。你一定是损及他之有，触及他之伤，故处人切忌损人之所有，触人之所伤。

问：人有不明处我当不当以理明之？

答曰：好为人师，人之通病，彼虽有不明白处，若当众之下以理明之，易触其病，反激其辩。

自处如何？

答曰：自处要化己之所有，化己之所伤，使己无所有无所伤，则人无从损无从触矣。化其所有不是弃其所有，是解其所有，而不为有所累。化其所伤不是避其所伤，是素其所伤，而不为伤所病。惟其能解其所有，有等于无有，始可无所不有，不为有所有，有其所当有，虽有不为有所累也。惟能素其所伤，伤等于无伤，始能无不可伤，不为伤所伤，伤其所当伤，虽伤不为伤所病也。如斯始能脱了烦恼、痛苦、危险，才能够自由的主的把握住生活。

问：何为不自由不自主无把握的生活。

答曰：有所有有所伤，你就粘在所有上，陷在所伤里，如何能有自由。你有所有有所伤，损著你之所有触及你之所伤，你当然就要被动的舍命与人拼命，你如何能自主。你的舍命拼命，因外来之感触而动，你的生命均操之于人之手，外来之刺激要你生气，你就得生气，要你犯法你就得犯法，要你拼命你就得拼命，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把握。

欲化己净，须要时时化。化就能化，时时化就能化净。不化就不会化，不时时化就不能化净。用什么化？用心化。心怎么样化？心在就是化。主人翁常醒，醒就是化。必有事就是化的事，这化是极简单极笨气的，但这化就是道理。可知道理亦是极简单极笨气，若从复杂巧妙里寻道理，则无道理可寻。

二月二十一日

作旅之道：入乡问俗，入国问禁，勿异其俗，勿犯其禁，即为作旅之道。待人以厚，处人以和，行为要光明正大，勿琐碎，勿取巧。旅费可宽筹窄用，见人要见良善，避见不正之人，因人观客，观其所往来者。但勿得罪于恶人。谨门户，慎火

灾，多了解，少议论，旅则无咎矣。

言不可吝，亦不可奢，不失人亦不失言；问：应诲人不倦，何以有时吝教？答：人不求食，不可与人饭，人不求明不可与人理。古人说：可与言而不言失人，不可与言而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言固不可吝，亦不可奢，诲人不倦，是指可教者而言，若教不可教者，等于砂地里下种，农夫不为。能管者教之亦可，不听管者则不能教。如何能不失人亦不失言？答曰：言情理，人皆懂，但易触其过错，触其过错，人多不受听。言智慧，程度不齐，难得其懂，不懂亦不受听。言知识，知识是从外来的，所入不同，不同亦不受听。彼不问，我不答，但答问须就其间的现实高一点，能如豆发芽，一听即悟，一突即破。即可不失人，亦不失言。

问：现在尚讲演，尚宣传，亦适用此例否。

答曰：宣传讲演亦须人能接受，欲人能接受，亦须如此。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上语下，中人以下语上，均是白说。强使向上，求己可，教人不可。强人知、强人勤、强人巧，亦是白做。

在理智中培植感觉：

问：感觉与理智是交互表现效用的，学派中有重理智轻感觉者，似亦非当。

答曰：感觉如马，理智如乘马之人，千里马千里人配合起来，才是千里行程的功用。为发达感觉而放纵感觉，乃是毁灭感觉。培养感觉，才是发达感觉。如何培养感觉？以道理发达感觉，亦如同以人练习马走，是培植马的力，若放纵马蹦踢，是毁坏马的力。以理智驾驭感觉，感觉力愈大，理智表现愈大。感觉离开理智，感觉力愈大，背理智愈甚。故人应在理智中培植感觉。

做事的前提与条件：说到做事方面，当下的小事比将来的什么大事亦大，舍了现在应当做的小事，而说将来的大事，永远是说。因无论何时，均有比现在应当做的事还大的事，舍现在而说将来，是完全将现在撂了。撂了现在，就算是完全撂了。至于做事的条件，身体是做事的工具，必须有强健的身体，做事始有强健的工具。知识是做事的力量，必须有充分的知识，做事始有充分的力量。人格是做事的根本，有良好的人格，做事始有良好的根本。计划是做事的依据，必须有确当的计划，做事始有确当的依据。条理是做事的道路，必须有分明的条理，做事始有分明的道路。赏罚是用人的把握，必须有确当的赏罚，用人始有切

实的把握。考核是赏罚的标准，必须有真确的考核，赏罚始有真确的标准。求身体的强健，知识的充分，人格的良好，是终身时时不可不努力的。求计划的确当，条理的分明，赏罚的恰当，考核的真确，是每遇事不可不努力的。如此具备，则可以做事矣。

培植光明化除糊涂：

问：糊涂与明白，两不并存。去了糊涂，处人利、做事成。去不了糊涂，处人动辄得咎，处事百事无成。糊涂与明白交战，感到明白总胜不过糊涂，当如何努力，方能使明白胜过糊涂？

答曰：糊涂是黑暗，明白是光明，光明一出，黑暗即消，欲去糊涂，是要培植光明。

又问：如何培植？

答曰：惊事来，当以不惊处之，若以惊处之，是自己的稳定被惊夺去了。怪事来，当以不怪处之，若以怪处之，是自己的平淡被怪夺去了。怕事来，当以不怕处之，若以怕处之，是自己的镇静被怕夺去了。急事来，当以不急处之，若以急处之，是自己的从容被急夺去了。逆事来，当以不逆处之，若以逆处之，是自己的顺被逆夺去了。生气事来，当以不生气处之，若以生气处之，是自己之理被气夺去了。以惊处惊，愈长其惊。以怪处怪，愈显其怪。以怕处怕，愈成其怕。以急处急，愈形其急。以逆处逆，愈增其逆。以生气处生气，愈激其气。不惊不怪不怕不急不逆不生气的精神，是明白的；要惊要怪要怕要急要逆要生气的精神，是糊涂的。欲惊事不惊，怪事不怪，怕事不怕，急事不急，逆事不逆，气事不气，非将糊涂化为明白不可能。化之之法，要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化自己的糊涂为明白。

糊涂是有根的，拔不了糊涂的根，平时虽有点明白，遇事糊涂仍要发现，结果还是糊涂。

二月二十二日

何以处障碍：遇障碍可以排除，不可与之致气。要谦之以词，动之以情，明之以理，说之以利害，使障碍自撤为上计。最忌因障碍而生气，致障碍上更加障碍。做事如行车，行车是以走过去为目的，不可与拦路的人致气，使更增行路之障碍。做事亦以能做成为目的，不可与阻碍者致气，徒增做事之障碍。

问：言之易而行之难，每因人之无理，即激起我之忿怒。

答曰：说到平时在涵养，说到临时要用智慧。知忿怒之害与不忿怒之利，和其颜，悦其色，则可不生气。

问：遇到过于无理之人，不易制压忿怒，则忘其利害。

答曰：到那时，止心于不生气之顺利，而固执之。

何以领导人：看住人做事，不若鼓励人做事的法子好。因看住人，人是被动的。鼓励人，人是自动的。被动的是表面的力量，不能长久。自动的是里面的力量，能长久。且看住人做事，只能管理少数人，鼓励人做事，能管理多数人。

如何鼓励？以金银鼓励，有时穷，且一次是一次之效。以名誉鼓励人，是无穷的效，且是长久的。以人格鼓励，使人知为自己之人格努力，则自动自发，其努力可永远不懈。

有自己能管束自己的人，有必须规则管束的人，有必须罚之责之始能管束的人，有罚之责之亦管束不住的人。不用规则管人，即用罚责管人，是弃人。能自管的人，强以规则管之，能以规则管的人，滥用罚责管之，均弃人也。至罚之责之亦管束不住的人，只好以禁闭管之，但禁闭之后，亦当示以教，促其悔悟。无论用何管法，均当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何以处过错：不原谅人之过错，是自己不能处人。不检点自己之过错，是使人不能处自己。

过是过火，如蒸饭锅焦了。错是不针对，如该上盐上了醋。过不及是竖的不对，错是横的不对，故曰，对是一，不对是千万。

何以处自己之错：处事怕错，更怕讳错，尤怕饰错，最怕执错。错是损，讳错是智损，饰错是名损，执错是身损，所以说错是自身最吃亏的事，但能知错认错改错，尚能补救。最怕是有错不认错。错是一错，不认错又是一错，一错变为两错，是最不聪明的人。故处人处事，莫好于认错，自处莫贵乎改错。沈气化急，去错求对的工夫，一时不可松手。错是自身的弱点，亦是事上的弱点，欲去弱点，须先改错。如何改错，见事理不明就问，言行说错做错就改，这就是修正做事做人处事处人的好方法。但改必须先树立改的念，改的念基于问与觉，然问与觉不一定就是改的念，在问与觉上再加向上的意才能发出改的念。尚须固执之而不放松的改，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与择善而固执之是也。

何以处他人之错：人错了是人的错，不可因人错而自己亦错，反取消错人之错而益己之错。但不因人错己亦错，实在很难，必须见的真，把的紧，思的深，走的熟，也只能不远复。若欲自然，必须销脑中之反射性，始能不费力的不因人错己亦错。

自错是错，因人错而错亦是错，谁错了谁吃亏。谁错了是谁的错，不可因人错自己亦错，而反取消了人的错，但不因人错而自亦错是很难。外面的错事是因里面的错心发出来的，去不了错心，不会没有错事。

反应人错的心是心的自组织。打不破心的自然组织不会不反应人的错，即不能不因人错而自亦错。如何始能打破心的自然组织，我仍觉著无路可寻。

所恶于智者为其言利也，仁者以安为本，智者以利为本。仁者是以对求安，不对则不安。智者是以对求利，因不对不能利。

成功而谦，是仁之道也。成功不居，是智之道也。惟其不居，是以不去，其不居是为著眼于利也明矣。不居功于成功的名以外，更加不居功的名，并得了个功不去之实，是要利上加利。

谁错了谁不对是仁之道也。谁错了谁吃亏是智之道也。不因自己之错反取消了人的错，其不错是为著眼于利也明矣。自己不吃错的亏，更不愿因自己也错反取消他人因错吃了的亏，也是要利上加利。

如何使人去恶改错：人事之不良现象，半由于恶，半由于错。恶是由贪恨嫉发的，不易使人改。错是由不知发的，说明了人就能改。欲使人去恶，须以己之善化人之恶，亦如以灯燃灯，己无火则不能接人之火。欲使人改错，是要善说。欲使人明白，可以理喻，不可以气嗔。以自己的明白始能使人明白，不能以自己的糊涂使人明白。

自己有错，非特不能责备人之错，而且不得说明人之错。责备人之错，人当然要返来责备自己之错。说明人之错，人亦以己之错处报之。可以说，自身有错即失管人教人之资格。

二月二十三日

“中”与“仁”：情理合而为中，情之中要讲理，理之中要言情。舍情言理，为不尽情。舍理言情，为不讲理。如情理不能兼顾时，理爱当重情，欲爱当重理。爱父母是理爱，爱妻子是欲爱，故刷之桑园寄子可，若寄父则不可。孟子以为舜当